

模範遊記文選



普陀紀遊

巴 金

——旅途隨筆之一

花了不到一星期的時間，我走遍了被稱爲佛國的普陀山。我問自己我究竟得了什麼，自己卻不能夠回答。

我不是一個拜物教徒，也不是一個山林隱士，更不是什麼達官貴人。我伴了幾個朋友到普陀來，不過是想在友誼裏消耗一點我的沈悶的光陰。所以在居留的幾天裏我就整天沒停過脚步，一定要走到了身子疲倦腳趾疼痛的時候我纔慢慢地走回寄宿的那個寺院去。朋友們也和我一樣。

每天早晨天剛亮，我們就起了床。窗前遠遠地立着一匹高山。那上面稀疏的長了些樹木。這山，看樣子是有些峻險的，但牠並不曾給我們遮了陽光，反而看見陽光那樣燦

爛地照耀在牠上面，我們就起了活潑，輕快，喜悅的感覺。環境是很靜的，小鳥的不十分吵鬧的叫聲，突破了夏天早晨的沉靜的空氣。

吃過早飯我們六個人穿上麻線鞋，拿了一條毛巾圍在頸上，就向着新的路線出發了。一個朋友拿着地圖，他就做一個指導人。別的朋友又帶了照像鏡。我呢，我只預備着兩隻腳跟着大家瞎跑，爬山的事情本來是我最歡喜的。

我們都沒有到過普陀，這算是第一次。地圖自然不會準確，在中國人根本就不注意準確這兩個字。地圖往往會叫人走錯路。我們也曾有過這經驗。但這一次我們倒沒有感到什麼困難。路是不難辨認的，路旁又常常有到某寺，某禪院去進香的指路碑。

同路的沒有女人，朋友T的母親和妻子另外坐轎拜佛去了。自然大家都走得很快。花了一個半天的功夫，我們暢快地遊完了前山，給二龜聽法照了相，還在盤陀石上睡了一覺。下午天氣變得更熱了，在太陽下面走路就有些不舒服，兩隻腳也感到疲倦了，我們便回到寺裏去吃飯。路旁有不少的轎夫向我們兜生意，坐轎的客人的確不少，但是我

們每個人都有兩隻腳，我們都還沒有患過癱病，我們當然只有讓我們的雙腳把身子槓回去。

在寺裏睡過午覺醒來，時候是三四點鐘的光景，我們便又約好一道兒出去，到海灘上去洗澡，或者爬到岩上去捉動物，那裏有賣咖啡的帳篷，我們就把外衣鞋襪都寄存在那裏，在海灘上玩得疲倦時，就回到那裏去喝汽水。

第二天就遊後山，日程和前一天差不多，只少了一個T，他陪他的母親坐船到洛迦山拜佛去了。那朋友是個科學家，人又很天真，他第一次與和尚見面，就痛駁了佛家的道理，幾乎和那和尚爭吵起來。但是爲了滿足他的母親的多年的心願，他這一次也只得犧牲了同遊後山的一點快樂，到那充滿了烟霧和香客的洛迦山去了。那山上沒有廟，只有一些茅棚，他就在茅棚外面整整站立了大半天，看着他的母親在裏面燒香叩頭。這一次我們遊了梵音洞，和昨天遊潮音洞一樣，我們所得到的只有失望。在那地圖上印得有「普陀名勝舉要」，人就把潮音洞和梵音洞形容成了非常神奇的地方。據說有好些虔誠

的拜物教徒到了那地方就會「眩目震耳，悖魄墮魂」，甚至會「投崖碎體，求生淨土」。但是我們去到那裏就只見一些破屋舊洞，並沒有什麼奇異的景象，一些峻峭岩石高聳在海邊，刮風的時候，海濤怒吼起來，不住向岩撞擊，有時打進了洞裏，於是水花在石上四濺起來，人靠着欄杆看下面，也會感到一點興味。但這樣的景象在別處海邊也可以見到。我們的失望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千步沙還不錯，我們來回都走過了這地方。地上全是沙粒，望過去是一片黃色，兩端接連着山坡。路中間留了連串的脚印。這跡印是很深的。同時有人在路中間放了許多個竹篩子，一個接着一個，相隔只有幾步遠近。我起初還以為這是預備來給行人墊脚的，免得人在沙上移動脚步感到吃力。但後來逼近了看時才知道這也是和尙化緣用的東西，果然有人拋擲了些銅元在那裏面。沙上的確不好走，脚一放下去就像陷進了沙裏，再提起脚時，鞋裏已經積了不少的沙粒。太陽很熱，把沙粒蒸得快發火焰了，脚不能夠在那上面停留一分鐘，否則脚掌心就會給蒸熱了。在這裏我只得脫了麻線鞋赤脚走路，

做了開跑步的姿勢，雖然吃力但也終於走了。一個年紀稍大的朋友却自認爲吃了敗仗，雇了轎子。

這一次我們沒有去遊佛頂山，回去時路過仙人井，從那井裏搯了一瓢涼水喝了，井位置在一個低的洞裏，水很清涼，我們每人都喝了幾口；前一天在梅福丹井我們每人都喝了一杯井水。出了仙人井，我們遇見兩三個遊客。他們閒談着從下面走上來，一個說：「普陀山的景緻，要算佛頂山最好。」但是我們單知道已經太遲了。我們就只沒去過這地方。

再過一天，早晨大家就預備走了。寺裏的知客說上午有船開往上海，六點鐘以前就把我們送下山，海面上沒有一隻輪船。我們在碼頭上等了一個鐘頭還沒有動靜。碼頭旁邊有一座小廟，我們就進去在那裏面歇腳。這廟很小，常常有轎夫來攪擾。一個看廟的和尙在殿裏洗刷錫器，他就向我們絮絮地抱怨他單調的生活。我們正在談話間，外面又有轎夫在打門了，等一會鬧得厲害時，那和尙就提了一根木棒出去。

我們在這小廟裏等到十二點鐘，寺裏的人送飯來了。我們想不到還有這頓飯吃。吃完飯不久，外面就有人進來說船到了。我們歡喜地出去看，纔知道這是從上海開來的船。朋友T，要到海門去，他就和他的母親兄弟走了。我們問別人有沒有去上海的船，說明天上午七八點鐘有一隻。我和另一個朋友不能夠回上海，又只得在普陀多留一天。我們疲倦地走回到那個寺院時，連先前送走我們的知客師也有些驚訝了。他也許會高興，因為寺裏又白白多了五塊錢的進帳。

遊了佛頂山，沒有看見一件奇怪的東西，我還想上菩薩頂去看天燈，但時間已經來不及了。我還要到海灘上去會那朋友，這是我們先前約好了的。我應該趁太陽未「落坡」的時候走下山去。

這一晚我們睡得不暢快，外邊有人在打麻將，鬧了許久，後來茶房們又因了分賞錢爭吵起來。到夜深纔靜了下去。早晨我們還沒有醒，寺裏接客的人就來敲門把我們喚了起來，說是船到了。我們吃過了早點便跟那人走下山去，時候很早，不過五六點鐘的光

景，太陽已經升了起來，空氣很新鮮，一路上就聽見鳥的歌唱，看見樹葉的綠影子。快到碼頭時，我們聽見了輪船的汽笛聲，便趕快跑到碼頭，但船已經開走了。我們看得見那黃色的船身，黑的烟囱，灰黑的烟霧。昨天別人明明告訴我們去上海的船要七八點鐘纔經過這裏，但現在不過六點多鐘船就開走了，而且走得遠遠的，我們沒有方法可以追趕上去。接着有許多女香客坐了轎子到碼頭上來，行李給人挑着，他們好像很有把握，不會趕脫船的樣子，結果也只得在這裏停一會，說了好些抱怨的話就讓轎夫抬了她們的身子，挑夫挑了她們的行李回去。

照這情形看來，我們恐怕永遠沒有機會趕着搭上海的船了。我那朋友在上海一個工廠裏服務，他的歸心就真正像箭一般，我也不想留在普陀山多看和尚的嘴臉。然而沒辦法我們又只得回到寺裏去。這一次更使得那個知客師驚訝了。後來還虧他給我們想了辦法讓我們搭了小火輪到舟山去，在舟山搭船很方便，每天都有小火輪從那裏開往上海。這早晨十點鐘我們就離了普陀，心裏很痛快，雖然知道我們會在舟山住一個晚上，

但那裏有朋友照料我們，會給我們種種的方便，會使我們看見一些新奇的東西，這些東西至少也要比和尚們的嘴臉有趣。

這裏特別說和尚的嘴臉，也是有原因的，因為在普陀和尚太多了，到處都是。和尚也會應酬客人，也會計算銀錢，也會奴使用人，也會做生意，就和普通商人沒有兩樣。寺裏有客房，客房就像上海的旅館，新的設備是齊全的，除了伺候客人的茶房外，還有接送客人的接客者。飯菜是素的，但客人也可以買了葷菜帶進去。有錢的人在這裏也可以得着種種的方便。我們曾經在房裏沙發套下面發現過一根烟槍。我們聽見過麻將牌的聲音，只差了看見人叫了娼妓進來。

離開普陀的前一晚，我們曾經和知客師談過一番話，那和尚生得來肥頭大耳，却有一付聰明的頭腦，說話很漂亮，懂得好幾省的方言。他尤其會巴結女香客。他對我們說的話倒是很坦白的。他說：「普陀山的各寺院每年就做這幾個月的生意。但是開銷太大了，這兩年各家競爭太厲害，生意又不很好，所以各家都不免要蝕本。這生意真不好

做，不過許多和尚就靠牠生活，不做又沒有辦法。」這意思也很明顯。所以遇着香客上門他們就得大敲竹槓了。做一次水陸道場，起碼得花去千把元。做個小佛事，也要用去百元以上。但紳士家的太太小姐是滿不在乎的。我無意間在另一個廟裏看見了一次水陸道場，和尚們對於女香客的巴結，我真找不出話來形容，那付嘴臉只有古典派的畫家纔能夠把牠詳細畫出來。

我們在普陀山是受着相當的優待的，在寺院裏面我覺得比在上海旅館裏還舒服。所以我相信我的敘述裏不會帶有一點偏見。我回到上海就有人問我帶回來什麼印象，我回答說，我遊歷過了一個大商場，在那裏面販賣的貨品是菩薩，做生意的是一些超等的商人，我自己不過做了一個最不慷慨的顧客。

太湖遊記

鍾敬文

在蘇州盤桓兩天，踏遍了虎邱貞娘墓上的芳草，天平山下藍碧如墨液的吳中第一泉，也已欣然嘗到了。於是，我和同行的李君奮着餘勇，轉赴無錫觀賞汪洋萬頃的太湖去。——這原是預定了的遊程，並非偶起的意念，或遊興的殘餘。

我們是乘着滬寧路的夜車到無錫的。抵目的地時，已九句鐘了。那剛到時的印象，我永遠不能忘記，是森黑的夜晚，羣燈燦爛着，我們冒着霏微的春雨，茫然投沒在她的懷中。

雖然是在不安定的旅途中，但是因為身體過於疲累，而且客舍中睡具的陳設並不十分惡劣之故，我終於舒適地酣眠了一個春宵。醒來時，已是七句餘鐘的早晨了。天雖然是陰陰的，可是毛毛雨却沒有了，我們私心不禁欣慰呢。

各帶着一本從旅館賬房處措油來的無錫遊覽大全，坐上黃包車，我們是向着往太湖的路上進發了。

這是一般遊客所要同樣經驗到的吧，當你坐着車子或轎子，將往名勝境地遊玩的時（自然說你是個生客），你總免不了要高興地嘮絮着向車夫或轎夫打探那些，打探這些。或者他不待你的詢問，自己儘先把他胸裏所曉得的，詳盡地向你縷述。（他自然有他的目的，並非無私地想盡些義務教師之責。）我們這時，便輪到這樣的情形了，儘着惟恐遺漏地發問的，是同行的李君，我呢，除了一二重要非問不可的以外，是不願過於煩屑的。在他們不絕地問答着時，我只默默地翻閱着我手上的遊覽大全。那些記載是充滿着宣傳性質的，看了自然要叫人多少有些神往；尤其是附錄的那些名人的詩，在素有韻文癖的我，諷誦着，却未免暫時陷於一種「沒入」的狀態中了。

我們終於到了「湖山第一」的惠山了。剛進山門，兩旁有許多食物店和玩具店，我們見了它，好像得到了一個這山是怎樣「不斷人迹」的報告。車夫導我們進惠山寺，在

那裏買了十來張風景片。登起雲樓。樓雖不很高，但上下布置頗佳，不但可以縱目遠眺，小坐其中，左右顧盼，也很使人感到幽逸的情致呢。昔人題此樓詩，有「秋老空山悲客心，山樓靜坐散幽襟；一川紅樹迎霜老，數曲清歌遠寺深」之句。現在正是「四照花開」的芳春，（樓上楹聯落句云：「據一山之勝，四照花開」，真是佳句！）而非「紅樹迎霜」的秋暮，所以這山樓儘容我「靜坐散幽襟」，而無須作「空山悲客心」之嘆息了。

天下第二泉，這是一個多末會聳動人聽聞的名詞！我們現在雖沒有「獨攜天上小圓月」，也總算「來試人間第二泉」了！泉旁環以石，上有覆亭。近亭壁上有「天下第二泉」署額。另外有乾隆御製詩碑一方，矗立泉邊。我不禁想起這位好武而且能文的滿洲皇帝，他巡遊江南，到處題詩製額，平添了許多古蹟名勝，給予後代好事的遊客以賞玩憑吊之資，也是怪有趣味的事情呢！我又想到皮日休「時借僧廬拾寒葉，自來松下煮潺湲」的詩句，覺得那種時代是離去我們太遙遠了，不免自然的又激揚起一些悽傷之感於心底。

因爲時間太匆促了，不但對於惠山有和文徵明「空瞻紫翠負躋攀」一例的抱恨，便是環山的許多園臺詞院，都未能略涉其藩籬呢。最使我歉然的，是沒有踏過五里街！朋友，你試聽：

惠山街，五里長，

踏花歸，蹊底香。

你再聽：

一枝楊柳隔枝桃，

紅綠相映五里遙。

在這些民衆的詩作里，把那五里街是說得多麼有吸引人的魅力呵！正是柳絲初碧，天桃吐花的豔陽天，而我却居然「失之交臂」，人間事的使人拂意的，卽此亦是見其一端了！——我也知道真的「踏花歸」時，未必不使我失望，或趣味淡然，但這聊以自慰的理由，就是以熨平我缺然不滿足之感了麼？那未免太把感情凡物化了。

爲了路徑的順便，我們又逛了一下錫山。山頂有龍光寺，寺後有塔，但我們因怕趕不及時刻回蘇州，却沒有走到山的頂點便折回了。這樣的匆匆，不知山靈笑我們否？辯解雖用不着，或者竟不可能，但他也許能原諒我們這無可奈何的過客之心呢。

梅園，是無錫一個有力的名勝，這是我們從朋友的談述和遊覽大全的記載可以覺得的。當我們剛到園門時，我們的心是不期然地充滿着希望與喜悅了。循名責實，我們可以曉得這個園里是應該有着大規模的梅樹的吧。可惜來得太遲了，「萬八千株芳不孤」的繁華，已變成了「綠葉成陰子滿枝」！然而又何須斤斤然徒興動其失時之感嘆呢？園裏的桃梨及其它未識名的花卉，正紛繁地開展着紅，白，藍，紫諸色的花朵，在繼續着梅花裝點春光的工作呵。我們走上招鶴亭，腦裏即刻聯想到孤山的放鶴亭。李君說，在西湖放了的鶴，到這裏招了回來。我立時感到「幽默」的一笑。在亭上憑欄眺望，可以見到明波晃漾的太湖，和左右兀立的山嶺。我至此，緊張煩擾的心，益發豁然開朗了。口裏非意識地念着昔年讀過的「放鶴亭中一杯酒，楚山黯黯水鱗鱗」的詩句，與其說是

清醒了悟，還不如說是沉醉忘形，更來得恰當些吧。

出了梅園，又逛了一個羣花如火的桃園；更經歷了兩三里碧草幽林的田野及山徑，管社山南麓的萬頃堂是暫時絆住我們的足步了。堂在湖濱，憑欄南望，湖波渺茫，諸山突立，水上明帆片片，往來出沒其間，是臨湖很好的眺望地。堂旁有項王廟。這位天亡的英雄，大概是給司馬遷美妙的筆尖醇化了的緣故吧，我自幼就是那樣的喜愛他，同情他，爲他寫過了翻案的文章，又爲他寫過了頌揚的詩歌。文章雖然是一語都記不起來了，詩歌却還存在舊稿本裏，年來雖然再不抱着那樣好奇喜偏的幼稚心情了，可是對他的觀念，至少却不見比對於他的敵人（那位幸運的亭長。）來得壞。我的走進了他那簡陋的廟宇，在心理上的根據，並不全是漠然的，在我的腦裏，以爲他的神像，至少是應該和平常所見的古武士的造像一樣，是神勇赫然，有動人心魄的大力的。那知事實上所見的。竟是「白面，黑鬚，袞冕，有儒者氣象，不似拔山蓋世之壯士呢！」（括弧內所引，爲近人王桐齡江浙旅行記中語。）我想三吳的人民，是太把英雄的氣態剝去，而絕予以

不必要的腐儒化了。

不久，我們離去管社山麓，乘着小汽船渡登鼇頭渚了。渚在充山麓，以地形像鼇頭得名的。上面除建築莊嚴的花神廟外，尚有樓亭數座。這時，桃花方盛開，遠近數百步，紅麗如鋪霞綴錦，春意中人欲醉。廟邊松林甚盛，蔥綠若碧海，風過時，樹聲洶湧如怒濤澎湃。渚上多奇石，突兀俯偃，形態千般。我們在那裏徘徊顧望，四面湖波，遠與天隣，太陽注射水面，銀光朗映，如萬頃玻璃，又如一郊晴雪。湖中有香客大船數隻，風帆飽力，疾馳如飛。有山峯幾點，若濁世獨立不屈的奇士，湖上得此，益以顯出它的深宏壯觀了。

我默然深思，憶起故鄉中汕埠一帶的海岸，正與此相似。昔年在彼間教書，每當風的清朝，月的良夜，往往個人徒步海涯，聽着脚下波浪的呼嘯。凝神遙睇，意興茫然，又復肅然！直等到遠峯雲濤幾變，或月影已漸漸傾斜，才離別了那兒，回到人聲擾攘的校舍去。事情是幾年前的了，但印象却還是這樣強烈地保留着。如果把生活去喻作圖畫